

坠毁的人生

李奎生 姚乃国 郑永泉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坠毁的人生

李奎生 姚乃国 郑水泉 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93号

坠毁的人生

李奎生 姚乃国 郑水泉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125印张 214千字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14-0834-3/I·266 定价：5.10元

印数：00001—13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为了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，把法制教育寓于文学作品欣赏之中。本书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通讯、报告文学：惊人的都市绑票、窃宝大盗、新“福尔摩斯”、月下血案、母子恩仇、黄色诱惑下的犯罪、灵堂里的婚礼等30多个有影响的典型案例。本书内容翔实，材料丰富，文笔流畅，富于文采，趣味性、可读性强。是一本各行各业及广大群众一读就爱的警世之书。



● 作者简介 ●

李奎生，太极拳源地河南温县人。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律系。1980年以来发表法学论文、长篇通讯、报告文学、诗歌等文章200多万字。主编了《中国交通运输法律实务大全》、《国家公务人员违法犯罪探讨》二书，近100万字。

担任嵩山少林拳法研究会研究员，少林寺正宗功夫学院武术教练。全国几十家报刊、书籍长篇介绍过其的办案事迹。

本人现在郑州市司法局工作。



● 作者简介 ●

姚乃国，男，汉族，1956年生于四川省大足县。毕业于西北大学。自1977年起，一直从事新闻、记者、编辑工作。系陕西省法制文学研究会会员。曾在全国诸种报、刊上发表小说、纪实小说、报告文学、论文、通讯、消息、散文、诗歌，以及摄影作品500余篇，近100万字。获奖作品有报告文学《耕耘曲》、《荣荣和韦韦》，通讯《瑰宝情》。现任《西安法制报》编辑。

目 录

都市绑票.....	(1)
灵堂里的婚礼.....	(9)
金钱冲击波.....	(18)
母子恩仇.....	(26)
养女泪.....	(34)
逼婚风波.....	(52)
黄色的诱惑.....	(61)
血祭荒塬.....	(71)
纯情换得无情泪.....	(91)
复婚效应.....	(98)
窗花.....	(197)
婚殇.....	(112)
睁开你的眼睛.....	(118)
丽莎求婚记.....	(127)
妈妈，再爱我一次.....	(134)
师徒畸恋.....	(139)
赌博惨剧.....	(146)
带血的泪.....	(156)
“龙虎”斗.....	(165)
守财奴新编.....	(170)
虐待死.....	(175)
恋爱，不是为了结婚.....	(180)

伸进宾馆的黑手.....	(211)
坠落的“白玫瑰”	(220)
命、钱、情.....	(228)
新娘已自杀.....	(235)
生子的罪孽.....	(250)
父子屠毒.....	(258)
枯井黑影.....	(268)
新“福尔摩斯”	(277)
月下血案.....	(284)
智取“秦皇斗”	(296)
窃宝大盗.....	(308)

都市绑票

—

古都的夜幕刚刚降下，笔直长街，华灯初上。市出租汽车公司一辆“波罗乃茨”牌红色小轿车，驶向钟楼盘道。这时，路边突然闪出两个小伙子。随后，暗处又闪出一男一女，四人一同上车后，小车便快速向西驶去。

此时，1986年6月8日晚9时许。

车在城郊林荫道上疾驰，窗外风和人静，座上人面狰狞，两个拦车人凶神恶煞。壮实的一个名叫刘西，小个叫尚卫。开车的是个细高个叫胡甦，后上车的青年女子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她叫王莓。随她上车的男孩，面部伤痕累累。他是16岁的石磊。此刻，他两手被绳捆着，缩着头，象佝偻病人一样，弯蜷着身子。45分钟后，“波罗乃茨”在远东公司福利区的一幢楼前嘎然而止。刘西、尚卫和胡甦，解开了石磊的绳索，押着他进了二单元的门洞。

五楼上，石磊用颤抖的手“咚、咚、咚”地敲着门。不一会，房门开了，一位中年妇女出现在门口，这是石磊的母亲。

“石磊，你回来啦，快进来！”

石磊刚一进门，身后的三个小伙便一拥而入。“这是干什么？”石母顿时心中升起了一团疑云。她忙问孩子：“咋

回事？”石磊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在上海偷了他们5000元钱，人家要来了。”石母听了这话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钱呢？”石母虽然不太相信孩子会偷5000元钱，但这话是从自己孩子嘴里说出来的呀。为了弄个水落石出，她耐着性子问。“钱被我放在衣服口袋里，在火车站丢了。”石磊不大自然地说完后，石母心中疑团更大了。她急中生智，便对刘西等人说：“孩子缺少管教，偷了你们的钱，咱一块到派出所去，行吗？”

这时，坐在一旁的尚卫说：“不行。今晚我们来，主要是问你们一下，看这事是私了，还是公了。私了，把5000元还给我们，大家平安无事；公了，我们得把人带走。”

石母一听，忙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就是把全部家当卖了，怕也值不了5000元。”“一时拿不出也不要紧，分期付款也行。”此刻，石母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。她说：“5000元事关重大，咱们还是去派出所，该打，该罚，我们都认了。”

他们出了房门，刚一下楼，三个小伙就变了脸。他们叫来了出租车，要把孩子作为“人质”带走。石母见状，连哭带喊，抱着孩子不放。一位退休干部，听到这喊声，自告奋勇地奔向派出所。

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，夜里10点多钟，派出所的同志赶来。石家母子才得救。三个小伙以及同伙，还有那辆八面威风的出租车，都被押往派出所。

二

5月29日清晨，上海真如火车站。从古都来上海探亲的

石磊，为了预购第二天回古都的火车票，早早起了床。从叔叔家出来，乘62路电车，来到真如火车站。晨曦中，买票的人排着长队。好不容易买上了票。当他正要返回叔父家时，突然发现西边不远处，围了一群人。出于好奇，他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两个藏民摆摊卖药材。看了一会，他顺口问身旁的一个青年：“现在几点了？”那小伙答道：“10点多了。”石磊一听，小伙子操着家乡的口音。就接着问：“你是古都人？”那小伙说：“是呀！我家在文艺路。你从哪儿来？”石磊见小伙是“老乡”，就一五一十地将来上海探亲和买了车票要回古都的情况，告诉了这个小伙。不一会，两个异地相逢的老乡便混熟了。小伙子热情邀请石磊到离车站不远的住处玩。幼稚的石磊，没有推辞。

15分钟后，他们来到真如车站西边一片农民住地。在一幢小二楼里，床上躺着一个小伙，屋内还有一胖一瘦两名妇女。胖的叫“杨大姐”，40岁左右；瘦的有20多岁，自称“张莉莉”。言谈中，石磊得知那个领他来的小伙名叫刘西，床上躺着的，叫尚卫。

一阵寒暄之后，刘西忽然一反常态，装出一副可怜相说：“我们几个来上海做生意，原住在一家旅社，因钱花完了，付不起住宿费，现在已发电报回古都要钱去了。为了减少开支，我们把一个叫胡甦的放在那里做抵押，其余人就搬到这里。你能不能把钱给咱，等回去还你。”听了这话，石磊忙说：“我身上也没钱。”“你不是有车票吗？你把车票退了，把钱先给我们，过两天我们的汇款来了，咱一起坐卧铺回。”出于刘、尚两人的压力，石磊只得同意了。此后刘西又对石磊说：“一会，杨大姐和张莉莉问起你的情况时，你

就说是来上海做生意的，其它什么也别提。”

张莉莉返回后，果然与石磊攀谈起来。张问：“小石，你是做啥的？”石说：“做生意的。”张问：“你做啥生意？”“卖服装。”“那你有存款？”为了假戏真做，石磊信口胡说道：“5000元。”不料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刘、尚二人听了小石的话后，互相使了个眼色便到门外去了。回来后，他们就对石磊说：“我们借了张莉莉的钱，你有钱就先给我们。”说着说着，他们竟动手在石身上搜，仅有的4元多钱也被搜走了。经过这番折腾，石磊方知陷入了人家的圈套。但他已无法摆脱了。

第二天，刘西等人，催着石磊去车站退票。人流中，刘等见一个漂亮的姑娘正在等车，便上前肆意调戏，引起了一阵骚乱。石磊乘机溜出了车站。

三

他漫无目的地在真如的大街上兜圈子。他乘的这趟火车，要到下午6点50分才发车，为了拖延时间，只好在此消磨时光。

进站的时刻到了。石磊挤在旅客中，狡猾的尚卫、刘西这时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他俩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小子想溜，没那么容易，把车票交出来！”石磊不肯，他们上去，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石磊实在忍受不了，只得交出了车票。为了从小石身上捞到“油水”，他俩用暴力强行要石磊立字据，逼他承认：“在上海偷了他们5000元。”

6月3日凌晨，这三个小伙子“押”着石磊爬上了西去的列车。

次日上午，到达古都。刘西同尚卫和胡魁一起，带着石磊，来到了石家楼下。

这三人听说石家没人，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便说：“走！咱们改日再来。”三人押着石磊返回刘家。

四人行至碑林博物馆时，恰好遇见那位叫王莓的青年女子。她说：她们接到刘等人从上海发来要钱的电报，已派人乘火车去上海送钱。刘西等人大吃一惊：“追！”那三个人忙挡住一辆出租车，押着石磊向火车站赶去。但待他们赶到车站时，火车已出了站。在这忙乱之中，石磊趁机溜出了车站。

石磊的再次逃走，使刘西等人大为恼火。他们认为搞人质绑票没有交通工具，难度实在太太大。于是，他们便开始动脑筋，酝酿新的阴谋。

四

1988年7月11日，刘家的一单人房间内，一高一低两个青年正坐在床沿上窃窃私语。小个留波浪式卷发，下身穿浅蓝色时兴“萝卜裤”，上身穿派力司米黄色短衬衫。一双浓眉大眼，显得精明干练，气度非凡。高个约1.80米，虽然身材高大，但却文雅秀气，不失学生体魄。房门外，一位婷婷玉立、面色白净的窈窕淑女，正以纤巧的双手搓洗衣服。

“傻大个，明白了没有，要想发大财，就得有大志。搞他辆汽车，成万元的款子就到咱哥儿们的腰包了。”

“对！这年头，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不过，怎样才能搞到汽车呢？”

——持枪劫车？太危险了！

——持枪行凶，杀人要抵命，也不行。“咳，要是《水

浒》中那母大虫孙二娘开黑店的本事就好了。”

“对，用麻醉药。”大个子灵机一动来劲了说：“我看可以，这年头，景阳岗上的武松太少了，黄泥岗上的糊涂虫太多了，这一招兵不血刃，准能成功。”

“唉！”小个子犯起愁来，“可哪有麻醉药呢？”

大个子说：“我有两个伙计在一家工厂的药物车间，那里有的是麻醉性能强的乙醚。”

这大个便是胡魁，小个是尚卫，那女的自然是王莓。

胡、尚等人密谋之后，就开始了活动。胡魁往来穿梭于刘家与某工厂之间，他施展卑劣伎俩，终于搞来了乙醚和苯苏比托安眠药。刘西则从“近有防身武器，远搞麻醉药物”的原则出发，购置了锋利的铜匕首一把，九节钢鞭一条。一切都在按计划有条不紊地实施着。

6月8日，晴空万里，酷热如火。

上午9点，刘、胡在市区最为繁华热闹的钟楼，租用了市出租汽车公司红色波罗乃茨小车一辆，司机是个高个，操一口河南腔，在刘西要求租车一天，并按规定交付了100元押金之后。胡魁宣布行驶路线：“师傅，先绕环城路一周，让我兄弟饱赏古城城墙风姿，后到中山路进餐，再定下午行驶路线。”“中！”司机应了一声，便启动了车辆。待司机全神贯注操作之后，胡魁迅速从随身携带的黄帆布提包中偷偷取出一瓶乙醚，拧开瓶盖，朝司机脸面尽其快速散发。这一招，果然奏效，不一会司机就有些力不从心了，他迷迷糊糊地拨弄着方向盘，汽车象飘忽的风筝，忽左忽右地摇摆起来。

“师傅，中山路已到”，刘西用关切的口气说：“你精神不振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，需要到饭馆里补充点油水。”

“中”司机表示同意地说：“也许吃些东西就好了。”

于是，他们进了一家川菜馆。吃饭时，胡甦同时打开两瓶高橙，在其中一瓶里加入了麻醉药。阴险狡猾的刘西，面带微笑，颇有诚意地对司机说：“师傅，给你瓶泡沫浓，质量高的进口特好高橙。”“中！”司机接过瓶子，一口干了个底朝天。“好！”得意忘形的胡甦下达命令：“酒足饭饱，请开路。”

司机迷迷糊糊行起车来，那辆车象个醉汉，忽快忽慢，忽偏忽正，直吓得沿路各种车辆和行人，望而生畏，慌乱躲闪，就连刘、胡二人在车上也吓得魂不附体，连连大喊：“师傅你不行了，快开到前边我家，咱们到那里休息。”在刘西的提醒与指挥下，这辆车好不容易才驶到了刘家门前，司机被刘、胡二人搀扶进屋，刘西叮咛胡甦道：“我先走一步去找石磊，你继续麻醉，务必叫他动弹不得，然后，开车去钟楼盘道碰头，不见不散。”

五

再说石磊在火车站脱逃后，他一口气跑到了自己家的楼下。刚抬腿要上楼，他突然想到，倘若刘西等人此刻追到家里来，咋办？犹豫中，他在楼下徘徊，龟缩在楼梯的一个角落里过了一夜。天刚亮，他便昏昏沉沉揉着朦胧的双眼来到了莲湖公园，在一张凳子上躺下。他正睡得香甜时，突然觉得身上重重地挨了一拳。

“起来！起来！今天算我走运，咱坐着皇冠车满街寻不到你小子，没想到你倒跑到这儿来享福了。”石磊睁眼一看，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原来，那人正是尚卫。

石磊再次落入这伙人的魔掌。尚卫将他带到钟楼地下游乐室内，找到了刘西和胡甦，他俩见到石磊便是一顿拳脚。过了一会，三人将小石磊又带回刘西家里。他们找来了绳子，在水里泡湿后，将石磊捆在后院杂草丛的大树上，将其衣服脱掉，任蚊虫叮咬。

随后，他们又强迫石磊洗完三大盆脏衣服，还逼迫石磊写下：“我在上海偷窃刘西等三人人民币5000元，一星期内退赔，若赔不出，愿以家中物品抵押”的字据。刘、尚等人拿到这张字据后，想到即将到手的5000元，个个欣喜若狂。

于是，他们按计划迫不及待地钟楼盘道坐上了胡甦开来的出租车，带着石磊这个“人质”，闯到石家，演出了开篇的那一幕。

刘西、尚卫、胡甦，非法绑架人质进行诈骗作案，弄巧成拙，自以为“诈技”绝妙，但最终未能逃出法网。

灵堂里的婚礼

—

天空，愁云惨淡。窗外，细雨霏霏。室内——一个素洁、幽暗的灵堂。却不料，竟有一条红彩绸把两只骨灰盒紧紧连结在一起。肃穆、静谧的灵堂，霎时泛起一片叹息和饮泣声。镶嵌在骨灰盒上那一男一女的遗像，正注视着眼前的一切。右边的是女的，二十三、四岁，圆圆的脸，薄薄的鼻翼，皮肤白皙而红润，一双大眼睛那么痴情；左边的是男的，二十四、五岁，瘦削的面庞，浓眉大眼，端庄而清秀，显出朴实憨直的笑容。此刻，窗外瑟瑟细雨，裹着三月的春风，含苞待放的花草在风雨中摇曳，是向这两位年轻人低头致哀，还是道喜？这是个奇特的婚礼！婚礼是双方家长和亲戚朋友，按照两位年轻人生前的遗言举行的。可是，这样年轻轻的一对，为什么早早夭折了呢？

请读读他们的遗书吧：

……妈妈，儿子是个不孝之子，在世时，常惹您生气，想起来使我非常后悔。哥哥，您的身体不好，性格也直，弟弟非常同情您。……我走了，对不起您了，今后咱母亲的衣食住行只得靠您来照顾了。请原谅弟弟吧，因为弟弟在生活面前是个弱者。我把一切都推到您身上，哥哥永别了。

要恨，我只恨旧的传统观念与世俗偏见，使得一些家长